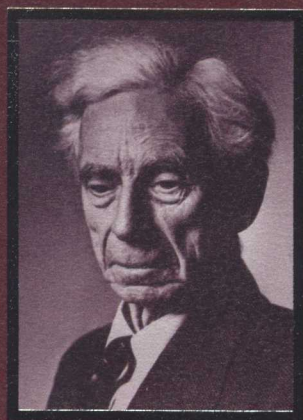




Bertrand Russell

罗素文集

第 11 卷

为什么我不是
基督教徒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B561.54

2931

11

罗素文集

第 11 卷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宗教和有关问题论文集

徐奕春 胡 溪 渔 仁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目 录

卢德里奇名著版前言	1
编者引言	10
序言	16
一、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19
二、宗教对文明作出过有用的贡献吗?	39
三、我们死后灵魂还能存活吗?	61
四、好像,母亲?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67
五、论天主教与新教的怀疑论者	77
六、中世纪的生活	86
七、托马斯·潘恩的命运	91
八、正派人	106
九、新一代	114
十、我们的性道德	124
十一、自由与学院	134
十二、上帝的存在——伯特兰·罗素与耶稣会 F. C. 科普尔 斯顿神甫的辩论	146
十三、宗教能医治我们的毛病吗?	177
十四、宗教与道德	188

附录:伯特兰·罗素是如何被阻止在纽约市立

学院任教的.....	190
索引.....	235

卢德里奇名著版前言

vii

《泰晤士报》曾在伦敦报道过 1927 年 3 月初的那些平静的日子。在英国中部诸郡，追猎只不过是件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伦敦，追查匿名电话，却有希望找回属于布鲁斯·伊斯梅夫人的那条被人偷走的价值 2 万英镑的项链。花 73 英镑 10 先令，教会旅游者俱乐部就会把你带到巴勒斯坦、埃及、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有许多招聘客厅侍女的广告，但几乎没有关于教会游的广告，因为不算豪华的教会游的价格相当于整整一年的薪水。许多给《泰晤士报》主编的信都谈到有人所提议的对祈祷书的改造；的确，诺里奇的主教举行了一个关于这种改造的专门会议（“主持会议的 H. R. 阿代尔准将说，人们要的不是一本新的祈祷书，而是一本戒律书”）。一些教会事件被广泛地报道。^①

《泰晤士报》唯一没有公之于众的事件大概就是 3 月 6 日全国世俗协会南部伦敦分会在巴特西市政厅举行的星期日演讲，而且它后来对此也没有报道。这篇演讲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它

^① 有些东西没有变。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议会中宣布，他有两个不容置疑的证据可以证明使他的党执政的那封著名的季诺维也夫书信不是伪造的。不幸的是，他无权透露这些证据。这很自然，因为提供这些证据的正是外交部和一些安全部门，它们在最初泄露这封信之前，很可能已经叫人对它进行了篡改。

是伯特兰·罗素关于宗教的许多著作中最著名、最率直的著作。

将罗素的那篇演讲以及后来关于宗教的著作斥为肤浅、鄙俗、不能达到论题的深处，一直是件时髦的事情。其实，罗素那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就表明，如果宗教只是迷信的话，那么罗素的话大概应该是中肯的。但宗教不是迷信，罗素的话并不中肯。最早的这种抨击来自同年8月刚刚成为宗教徒的T. S. 艾略特，见于他主编的杂志《标准月刊》。^① 因为艾略特几乎预料到了后来的批判，我将像他提出各种问题那样集中精力探讨这些问题。

艾略特抓住罗素的话：“我认为，人们接受宗教的真实原因同论证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接受宗教是由于情感的原因。”艾略特说：“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他自己的宗教也完全是以情感为基础，但是我确信他会承认这一点。”艾略特鄙夷地援引罗素用以结束其演讲的那番动情的话，引用结束语“我们应该自立，客观公正地观察世界……用智慧征服世界，而不是一味奴隶般地慑服于世界……”，轻蔑地说，罗素很喜欢站起来而不是坐下，他的话会“打动使用和他本人相同的时髦语的那些人的心”。

艾略特短暂的强烈反对经历了三个阶段。他同意罗素的看法，认为恐惧（罗素把它看作是推进宗教的力量）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他强调，有经验的神学家会把好的恐惧与坏的恐惧区分开来，并坚持认为，对上帝的适当畏惧是一件与对盗贼、破产或蛇的畏惧大不一样的事情。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我们可以猜想到，他把对上帝的畏惧当成了消除存在主义的恐惧，亦

^① 《标准月刊》(*The Monthly Criterion*)，第6期，1927年8月，第177页。

即对无限性、在一个没有是非观念且毫无意义的世界里迷失方向的恐惧的某种方法。

艾略特进而指出,罗素的论证全都很常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如若我们读过休谟、康德或费尔巴哈的著作的话,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宣称,自己也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记得原因倒推问题(罗素说,这个问题他是从穆勒那里获知的)“是我六岁时一个虔诚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保姆向我提出的”。但是,即使艾略特是对的,因为罗素的文章没有哲学上的原创性,艾略特暗示论证因为常见而有一点儿不太好,好像它们因此丧失了支配我们的信仰的权利似的,却是错的。

最后,更为重要得多的是,艾略特宣称,罗素应当承认,重要的不是你说些什么,而是你是怎么做的,因而“无神论往往只是各种基督教教义”。艾略特说,有许多种无神论,例如“马修·阿诺德的高教会派无神论”或“D. H. 劳伦斯先生的马口铁壁龛无神论”。艾略特最后说:“正如罗素先生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只是各种辉格党党义一样,他的非基督教精神也只是各种低教会派感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小册子是一个古怪而又乏味的文件的原因。”艾略特的抨击似乎可以反常地与在长达七十五年多的时间里受过罗素的文章鼓舞的许多人本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自由主义者、无神论者无关。但是艾略特的抨击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预示罗素的文章不得不经历的变迁的来临,而且还因为在许多方面,它比罗素更使我们接近于现代世界。这并不意味着艾略特在任何一场理智辩论中赢得了胜利(远非如此),而是意味着他令人满意地暗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它会迫使罗素的启蒙理性主义为空气而斗争,而且在 x

某些人看来,它会使罗素的启蒙理性主义永远灭绝。

所以考虑一下艾略特的那个通俗的重要论点:如果情感使得人们接受宗教信仰的话,那么情感同样也为拒斥宗教信仰提供根据。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个巧妙的回答,使罗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看第二眼时它就完全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巧妙了。我们大家都相信“不存在任何……”这种多得数不清的命题:我们相信,不存在任何牙仙子,或者,任何像圣诞老人或福尔摩斯这样的人。的确,对于这种事物的相信也许非常稀奇古怪,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视之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主要部分相反,可算得上是一种欺骗。另外,在没有长篇小说的情况下,我们“进入”被骗者心灵的唯一方法就是假定他们为各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信仰的各种无意识决定因素所控制,信仰的这些无意识决定因素只讲被骗者的心灵,根本不讲世界上会有什么。因此不能得出以下错误的结论:相信不存在像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物这样的事物的普通心态,需要一种类似的情感解释。相反,它完全而且令人满意地为我们对世道常情的敏感性所解释,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事物。

虽然就目前情况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使我们认真考虑事情的实质。因为有了对于显然是真实的东西的一致意见,我们也会发现对于可将其诊断为奇特力量受害者的那种人的一致意见:他们相信其他的东西。当基督教是那种一致意见时,被认为是奇特力量受害者的就是无神论者。“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①这句经文常常被用来证明:无神论与其说是一种理智上的不得已状态,

① 见《圣经·诗篇》第一卷第十四篇第一节。——译者

还不如说是由于持自由思想的无神论者想要逃脱自己的良心而造成的一种堕落状态。^① 假若没有一致意见,但却有基督教徒与无神论者之间的辩论,双方都会用机械论来解释对方的愚昧。所以,情感诊断的引入并不能对任何一方的辩论有所促进,除非一方确实拥有那种应当被不偏不倚地看作是比另一方更好的诊断的东西。

然而,艾略特暗示某种更为激进得多的东西。他似乎认为,做一个基督教徒根本不是一个相信什么的问题(那会使相信什么只是成为迷信)。他的意思是说,这纯粹是个对世界,而且可能是对一些经文持某种情感态度的问题。有一次,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谈到他那年迈的老师时说:“(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同时实质上也是个最正统的基督教徒。”这听起来绝对荒谬,为什么不用“佛教徒”、“印度教徒”、“什叶派教徒”或“逊尼派教徒”来代替呢? 艾略特准是在谈论某种共有的情感,亦即可能是几乎任何人——不管他们声称具有什么信念——都共有的一种人性的最低共同点。似乎你们可以说:一切宗教(以及无神论)都宣扬爱,所以让我们对它们加以辨认。这种乏味的普世教会主义也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它也许像解决宗教冲突的方法一样讨人喜欢,但是除了其他什么事情以外,它使得了解基督教的历史成为不可能,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人们曾因是否有圣餐变体、上帝与人之间的实体同一、行动救赎或命定这种事情而情绪激奋地相互处以火刑。

对于罗素来说,辨认基督教徒所相信的东西是件相当简单的

^① 艾伦·查尔斯·科尔斯:《无神论在法国,1650年至1729年》(*Atheism in France, 1650—1729*),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事情。至少,他们信仰上帝、灵魂不朽,相信基督是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它不像清单一样可以浏览。罗素耐心地解说他所说的基督教徒的含义,而艾略特在这方面偏偏很随意。艾略特辩解说,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辞,而只是你的行为。在艾略特看来,某个人可能会说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或者可能会说他们不相信这些东西。但xii是接下来在察看他们对自己选择的那种言辞所作的解释时,则出现了真正的问题。那时候,罗素肯定是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的: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完全展现在其行为之中。现在人们并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它揭示了解释或解释学的整个问题,因为在一个人的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旋涡中,哪里有叫我们或者把他们看作是相信某个东西,或者把他们看作是不相信某个东西的那些固定点?如果,不管其受害者竭力否认,艾略特还是把罗素看作是低教会派信徒,那么,什么可以证明他是错的呢?当明确的意思消失在一大堆相互抵牾的解释之中时,现代之弦再次被敲响。

但是像情感游戏一样,这是一种两人能玩的游戏。如果反过来,罗素想把艾略特看作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而这个无神论者刚好喜欢背诵各种各样的话语,或者喜欢参观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那么,什么可以证明他是错的呢?如果不确定性规则可以证明他是错的,那么,我们就能把艾略特悖论颠倒过来描述他:像所有正统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同时实质上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

罗素曾区分宗教中的三个要素:教会、信条或一套教义、宗教感情。众所周知,虽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作为一个组织的教会,并坚持认为宗教信条对于任何一个有推理能力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

相信的,但他自己却不但承认宗教感情,而且在其一生中的许多时期都使它们成为对于他的世界观念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来说乃是绝对重要的东西。完全进入老年后,他总是悲叹他的理智所告诉他的东西与他在情感上想要相信的东西之间的距离:

我总是非常想为由某些似乎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而且似乎应当有敬畏感的事物所激发的情感,找一些正当的理由。所以,我的直觉与人本主义者相同,但我的情感却激烈反抗。在^{xiii}这方面,“哲学的慰藉”对我并不适用。^①

罗素曾撰文叙述他从事哲学研究的两个缘由:“希望找到某种能够被公认为无疑是真正的知识……希望找到宗教冲动方面的某种乐趣”。^② 罗素的女儿凯瑟琳·泰特写道:“从秉性上说,他是个极度虔诚的人”。^③ 他早年曾写信给他第一任妻子艾丽丝,说他很钦佩斯宾诺莎,因为斯宾诺莎宣传一种“建立在一种广泛的、未下定义的神秘主义基础上的富有的、骄奢淫逸的禁欲主义”。^④

① “我的心智的发展”(‘My Mental Development’),载于《伯特兰·罗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保罗·席尔普(Paul Schilpp)编,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44年,第19页。

② “我为何喜欢哲学”(‘Why I Took to Philosophy’),载于《来自记忆里的肖像,及其他一些文章》(*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56年。

③ 凯瑟琳·泰特:《我的父亲伯特兰·罗素》(*My Father Bertrand Russell*),伦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75年,第184页。

④ 引自肯尼思·布莱克韦尔(Kenneth Blackwell)的《伯特兰·罗素的斯宾诺莎主义伦理学》(*The Spinozistic Ethics of Bertrand Russell*),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85年,第23页。

由于承认感情及其极端的重要性,但却否定信条并谴责有组织的教会,罗素使自己易于在另外一条战线上招人抨击。宗教语言为什么不应当是宗教感情的最好表达?那确实是它所适合的东西。所以,艾略特著作中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必然会反对罗素幼稚地强行将感情与表达割裂开来的做法(尽管那意味着艾略特并不是一贯拥护上面所辨认的那种乏味的普世教会主义,因为无神论者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无疑与基督教徒以及其他的人不一样)。

如果感情与表达是一回事,那么,宗教感情就是最好的宗教著作中所表达的关于生命、命运、记忆和丧失的感情。而如果行动使得言辞具有意义,那么,这些著作的持续生命只是散播这些著作并通过赋予它们以适当的历史连续性、适当的庄严和仪式来保留和更新它们的意义的那些教会的生命。如果宗教被看作是一种天衣无缝的实践,那么,罗素的那些分析区别就站不住脚。它们显示出感情、言辞和构成对世界虔诚的态度的仪式本质上的统一。根据这种看法,“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句经文并不是完全说真话或说假话,而是具有在圣诞节唱这句经文(或在教堂里唱这句经文)时所赋予它的任何意义。无论是罗素,还是他之前的无神论者,都没有预见到这种表述。^①然而,即使它是关于虔诚的“信徒”所正在做的事情的正确表述,罗素也许还是能够使自己反对他们的真正而又严肃的道德理由发挥作用。仪式和言辞不是感情的含蓄表达,但却也是禁止和迫害的预兆。

① 尤其可以参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关于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的演讲和谈话》(*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 on Aesthetics, psychology and Religious Belief*),西里尔·巴雷特(Cyril Barrett)编,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66年。

我们可以把艾略特与罗素的争执看作是预先探讨现代性的那个关于启蒙的长期争论的问题。罗素怀着只是不幸的(即便是异常重要的)前导的感情和情感,强调理性、信仰、真理、科学和分析。罗素认为宗教信仰是简单的信仰,要受或然性、科学、逻辑和历史的审查,而审查后,它们可能会被发现不合格。艾略特把它们与诗歌、感情、情感、表达、传统归为一类,而合理性、科学、分析和或然性却被放逐到边缘。^①

因为宗教思想再次甚至争夺有教养的西方的有才智之士,所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关于解释的论战仍然在进行。罗素的演讲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东西,其中之一是他在战场上采取一种态度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确性。凡是持不同立场的人不得不与他正面交锋,这往往需要比艾略特设法搜集的更加充足的论据。 xv

西蒙·布莱克本

2003 年于剑桥大学

^① 或者也许试图这样做。拿吴尔夫夫人来说,她就常常嘲笑艾略特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式的装腔作势。

编者引言

伯特兰·罗素一直是位多产的作家，他的有些最出色的工作包含在一些小册子和为各种期刊撰写的文章中。他的关于宗教的讨论尤其是如此，其中许多在某些理性主义者的圈子以外很少为人们所知晓。在本书中，我收集了这些关于宗教的论文中的许多论文，以及其他一些像《自由与学院》、《我们的性道德》这样一些就论题而言至今仍然很有意义的文章。

尽管罗素因其对诸如逻辑和认识论这样一些纯抽象学科的贡献而深受人们的尊敬，但是我们几乎完全可以猜想到，在未来的岁月中，他同样也会被人们记得是个道德和宗教方面伟大的持异端者。他从来不是一个纯专业哲学家。他总是非常关心各个宗教都已各自作出了回答的那些根本问题——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高尚生活的本质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不乏透辟、机智和雄辩，而且他以才华横溢的散文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其他著作就是因为这种透辟、机智和雄辩，以及这种才华横溢的散文体而著名。这些特质使本书所含的文章也许成了自休谟和伏尔泰时代以来表达自由思想家观点的最感人、最优美的文字。

伯特兰·罗素论宗教的书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值得出版的。目前，我们看到有人正在利用现代广告技术的全部圆滑性掀起一场

宗教复兴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重申不信宗教者的观点似乎尤为可取。几年来,在文化修养高、中、低的每一个层次上,我们一直都受到来自每一个角落的神学宣传的狂轰滥炸。《生活》杂志发表社论向我们断言:“除了固执己见的唯物主义者 and 基要主义者外”,进化论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论战“已结束多年”;“科学本身……反对那种认为宇宙、生命或人类的形式纯属偶然的观念。”比较有尊严的辩护士汤因比教授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据世俗的理由,是无法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的”。诺曼·文森特·皮尔、希恩阁下以及其他宗教精神病学教授在拥有千百万读者的报纸专栏中、在畅销的书籍中、在每周对全国播放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中赞美信仰的好处。所有党派的政治家(其中许多人在他们开始竞争公职之前根本就没有因为虔诚而出名)全都确信自己被人们公认为是一个尽本分的、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而且在他们显示才学的演讲中从来不会忘记提到上帝。在比较好的大学的课堂外面,人们很少能够听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反面意见。

因为宗教攻势并不局限于大规模的宣传,所以这类不妥协地肯定非宗教主义观点的书籍今天就更加为人们所需要了。在美国,这种宗教攻势也一直表现为多次试图暗中破坏宪法所规定的政教分离,其中获得成功的次数不少。这种试图暗中破坏政教分离的事情太多,在此无法细述;但是两三个实例也许就能足以表明 xviii 这样一种扰乱人心的趋势,即如果该趋势继续未受阻止,那么,它就会使反对传统宗教的那些人沦为二等公民。例如,几个月前,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一项两院共同决议中列入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提案:“忠于上帝”是最优秀的政府工作人员必不可

少的先决条件。立法者还正式提出：“任何人以任何身份在政府或政府所属部门供职，都应该有献身于上帝的特点。”这个决议案目前还没有成为法律，但如果对它不加以强有力的反对的话，它很快就会成为法律。另外还有个决议案把“我们信奉上帝”定为美国的国训，该决议案已为两院所通过，现在已是国家的法律了。纽约大学的乔治·阿克斯特尔教授是少数几个敢于对这种做法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之一，他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时恰如其分地把它们说成是对政教分离原则的“虽然微弱但却值得注意的侵蚀”。

在宪法明令禁止的地方强行注入宗教的企图，绝不仅仅局限于联邦立法中。比如，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1955年纽约市教育董事会的学校监理会起草的《关于视导员与教师的指导性说明》毫不隐讳地宣称：“公立学校鼓励信仰上帝，承认我国是一个宗教国家的这个简单事实”；此外，它还宣称：公立学校“确认上帝是自然和道德法则的终极源泉”。要是通过了这个声明，纽约市学校的课程中恐怕就没有一门学科能逃脱神学的侵扰。甚至像科学和数学这样明显是世俗的课程，也要带着宗教的色彩来讲授。该声明宣称：“科学家和数学家们认为宇宙是个合乎逻辑的、有秩序的、可预言的地方。他们对天穹的广大无垠和绚丽多彩、人类身心的奇妙、大自然的美丽、光合作用的奥秘、宇宙的数学结构或无穷大这个概念的看法，只能导致在上帝的创造物面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人们只能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①”像“工艺课”那样无害的课程也未能幸免。学校监理会的哲学家们断言：“工艺课

① 见《圣经·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译者

中,对金属成分的奇妙现象、木材的纹理和美、电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人类一直在使用的各种材料的特性的观察,导致关于自然界的设计和有序性以及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令人惊奇地工作的臆测。”市民和几个比较开明的宗教团体看到这个报告后勃然大怒,非常愤慨,以至于教育董事会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报告。后来,经过修改,删去几段最使人反感的段落,该报告才被通过。然而,即便是修改后的报告,其中神学言词也多得使非宗教主义者疾首蹙额,人们只好希望将来在法庭上对其合宪性提出异议。

对于教会利益集团的大多数侵害行为的反对,一直少得惊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似乎是普遍都认为现今的宗教是温和的和宽容的,迫害乃是过去的事情。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虽然现在的许多宗教领袖无疑是真心赞成自由和宽容的人,而且也是坚决主张政教分离的人,但不幸的是另外还有不少,如果可能的话仍然会实行迫害,而且他们也确实一有机会就在进行这种迫害。

英国的情况稍微有些不同。英国有国教,在所有的公立学校中宗教教育都是法律认可的。然而,英国人的性格则宽容得多,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并不怎么顾忌公开自己的非教徒身份。不过,在英国,普通的亲宗教宣传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些比较具有攻击性的宗教团体正在竭力阻止自由思想家们陈述他们的看法。例如,最近的《贝弗里奇报告》建议:英国广播公司应该给持理性主义观点的代表一个发言的机会。英国广播公司虽然正式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在实施该建议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玛格丽特·奈特的关于“无宗教的道德”的那些讲话,是在一个重要的论题上提出无宗教信仰者的见解的很少几次尝试之一。奈特夫人的讲话气得